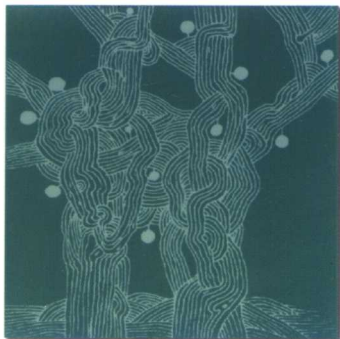


行思录

于庆田◎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行 思 录

于庆田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思录/于庆田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

ISBN 7-5033-1965-8

I. 行… II. 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7484 号

行思录

作 者:于庆田

责任编辑:丁晓平

责任校对:刘晓京

封面设计:十亩工作室·郭丽萍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话:66531659

E-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6.875

版 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965-8/I·1558

定 价:1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1

海天佛国话虔诚	(1)
曲阜·泰山·济南	(13)
游小三峡	(20)
从白城到红城	(24)
西安碑林中的故事	(31)
哥哥骑马打东洋	(33)
杭州散记	(35)
开发黑河流域建设绿色长廊	(45)
桥南,桥南	(50)
从重庆到武汉	(58)
厦门纪行	(69)
西年中秋西行记事	(72)
巴黎随笔	(82)
访美掠影	(94)
航行在赤道线上	(116)

诺曼底断想	(119)
太平洋赤道钓鲨记	(129)
太平洋上的节日	(135)
土耳其印象	(142)
我的汉简情结	(164)
黑水弱水入居延	(175)
叹为观止	(200)
 永远的行者	 丁小炜(207)

海天佛国话虔诚

1

幼年时喜欢看《西游记》。书中第十七回曾写到孙悟空为战胜熊罴怪，首次来普陀山向观世音求救。这时，作者对普陀山有一段相当精彩的描写：

汪洋远海，水势连天。祥光笼宇宙，瑞气照山川，千层雪浪吼清霄，万迭烟波滔白昼……观音殿瓦盖琉璃，潮音洞门铺玳瑁，绿杨影里语鹦哥，紫竹林中啼孔雀。

这样似仙境的地方，怎不令人神往呢！不久前，我怀抱向往，游历了普陀山。

“观音都不肯去，何况游子”

普陀山位于舟山群岛中部的普陀岛。紫竹林就坐落在普陀岛的东南部。高字式的门楼，正上方写着五个大字：“补怛紫竹林”。

我顾不得欣赏这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苍劲洒脱的书法艺术，急身飞步跨进了大院。

奇怪，这哪里像游览胜地？一位中年妇女在洗衣服，几个人在吃饭，两名青年在树荫下读书，一位老大爷在逗小孩，一位老太太在生炉子做饭。再看看宫殿式的建筑，室内杂物济济，室外乱草丛生，衣服、鞋袜、农具摆挂得琳琅满目。简直是个居民大杂院。我怀疑走错了地方。可一打听，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紫竹林。

原来，普陀山的十几户农民就住在这座小院里。我询问情由，他们似乎面有难色。看来都知道，本不该住进这历史悠久的古建筑里来。一位老翁说，我们这些“文革”年代的“移民”，至今还因种种原因暂时不能搬迁，也算积重难返呢。

最使人纳闷的是，名曰紫竹林，却连一根竹子也没有，更不用说“紫竹林中啼孔雀”了。真是名不副实。在大门口，碰上一位摆摊卖纪念品的老大爷，在与他的交谈中才知道，紫竹林原叫听潮庵，创建于明末，到了清道光年间才改名紫竹林，相传是观音大士修道的地方。这里当年确有一片紫竹林，可惜后来日寇入侵时一把火烧光了，再加上践踏毁坏，挖掉了竹根，从此紫竹林再也不见了。

我指着大门口的横幅询问：“为什么叫‘补怛紫竹林’呢？”老人边叫卖他的旅游纪念品，边向我解释：普陀山古称补怛洛迦，是由梵文音译过来的。意译为“小白华”。唐玄奘《西域记》中有“布怛洛迦山”的记载。《华严经》说：“于此南方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这一番颇有学者气派的答话，竟出自一位其貌不扬的个体户老人之口，不禁使我目瞪口呆。心想海天佛国的公民果然不凡。大概老人看出了我的心意。解释说：“原来我也不懂这么多。经济搞活了，要做生意，不学点文学历史知识还真不行呢！”

菩萨在哪里呢？我又来到与紫竹林只有一箭之遥的“不肯去

观音院”。这个名字可叫得蹊跷。原来这里有一段有趣的传说。

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有一位名叫慧锷的日本僧人,第三次来中国学佛取经。他从五台山迎奉一尊观世音像,想把她请到日本去。当他由明州(宁波)下海乘船行至普陀莲花洋时,船触新罗礁不能走了。僧人慧锷感到这次触礁有些奇怪,以为是菩萨不愿东渡日本而显灵,便祷告说:“若我国众生无缘见佛,当从所向建立精蓝。”结果,船漂泊到潮音洞下,那里一位姓张的居民自愿让出房屋供奉菩萨,于是这个院子便称为“不肯去观音院”。

据说,这也是普陀山开山供佛的开始。此后,虽然旧院屡经兴废,如今经过重修,面貌已焕然一新。古雅的殿顶,新刷的墙壁,幽静的小院,香烟缭绕,烛火跳跃,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

在这些游客中,大多是来观光览胜的,但也有不少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我很想与他们交谈交谈。一对年纪五六十岁身着西装革履的夫妇,在献上香火拜完菩萨之后,心满意足地走出院来。我上前主动与他们攀谈,他们兴致勃勃地回答我的提问。原来他们是一对旅居印尼的华侨。当谈到虔诚的信仰时,我问他:“您认为观音菩萨真的能显灵吗?”那位夫人点头表示相信,而她丈夫却笑而不答。最后他们告诉我:“每次回国探亲,总要到这里来拜谒观音。这并不一定企求菩萨显灵,而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我觉得观音最理解我们。”

“您想,作为神仙的观音菩萨都不肯东渡大洋,离开故土,何况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呢!”

啊,我明白了。难怪那么多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来这里观光览胜,乃至烧香拜佛。除了欣赏祖国大好河山,还有赤子之心的精神寄托!

说话间,又遇到一位日本青年。他也在拜谒菩萨,口中还念念有词。我问导游翻译,他在说什么。翻译告诉我,这位青年是代表

父母来这里进香火的。祷告的大意是说：观音大士大恩大德，当年您老人家不愿去日本，我们完全理解。心意不诚，莫请佛。您是神仙，自然先知先觉。莫不是您预测到后来日本几次派兵侵占中国？可是现在天下太平，中日将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代表父母特来请您，东渡日本，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未登佛顶山，哪算到普陀”

这里早就流传：“不到佛顶山，等于未到普陀。”但是，要上佛顶山，必须攀登一千零十四级台阶的香云路。

香云路相传是光绪三十年（1904）慧济寺僧之正、庆祥募捐建造的，全部用长两米左右的条石砌成楼梯式台阶。每天从早到晚，游人络绎不绝。他们之中，有来自国内外的善男信女、道士佛徒，但更多的是寻胜探幽，觅景观光的旅游者。

步香云路千层石级，要由法雨寺西侧的小石桥开始。因为修整道路，当时小石桥已不存在。我们兴致勃勃地拾阶而上。开始，石路两旁樟树参天，蔽日成荫，微风徐徐，很是凉爽。登了百十个台阶，开始喘粗气了。再爬百余级，身上冒汗了。这里，虽有飕飕的风，身上却没有一点儿凉意。走到半山腰，当汗流满面时，突然有一座香云亭把石路遮挡起来。路从亭中间通过，侧面建有茅篷及眺廊。游人小憩其间，惬意非常。再举目山中，峰连叠嶂，山岛逶迤，海天在望，更有一种悦目舒心的快感。

俗话说，行百里半九十。从香云亭再往上爬，还有几百个台阶。上到九百级左右，我们大都汗流浹背了。正想要找个地方歇歇脚时，右边山坡上突然出现一块平地，并搭有一个草棚，棚下摆了一个茶摊，旁边坐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口干舌燥的游人，没有不到这里来光顾的。即使不喝茶，在垫有草垫子的石凳子上坐

一会儿，也会像吃冰激凌那样痛快。我一屁股坐在老翁身边，精疲力竭地喘着气。老人乐呵呵地问：“喝杯佛茶吧？”我连忙说：“谢谢，我带着水壶。”

其实，我的水壶里早已没水了。听到“佛茶”两字，我便有一种被敲竹杠的恶感。这年月，人们钱多了，但钻进钱眼里的人也不少，还是警惕点好。心想，火焰山里开茶馆，我不喝你的，甭想赚我的钱。我的担心不是没有一点儿根据。刚才在半山腰买过一根冰棍，在山下每根五分钱，在这里他却要三角。这半山腰的青茶水，不知要价多高呢！

但是我却真切地看到，有人喝了一大杯热茶，老翁却只收了三分钱。我惊讶地问：“老人家，一杯茶才三分钱吗？”“是的。”他漫不经心地回答。

“您这么大年纪，把水背上山，再烧开沏茶，咋这么便宜？”

老人笑盈盈地说：“茶是自己种的，水是自己烧的，一杯茶还能有多贵？咱哪儿能漫天要价！”

说着，他用手一指：“这么高的半山腰能喝上清泉水，还得感谢亲人解放军呢！要不是他们凿的那眼井，我这老头子可挑不动水啦！”

出于好奇，我们几位旅游者沿着山间小路，去寻找水井，走出几十米远，发现一个山洞。原来，井就在山洞里边。这个人工开凿的山洞，深约百米，虽不能开进汽车，但钻进几百人绰绰有余。洞里没有灯，刚进洞什么也看不清。到洞底，借手电才找到了那眼井。其实，与其说叫井，倒不如叫池，而且是个只能盛大十几桶水的石池。池水清澈见底，水源是从一条石缝中滴滴答答流淌的泉。

这时，不知哪位同志唱起了《泉水叮咚响》。但是刚唱一句便戛然而止了。

“怎么不唱了？”

“这泉水太少了，既不能穿过平原，绕过山冈，更不能流向远方。意境不对，怎么唱下去呢！”

“泉水虽少却沁人心脾。国内同胞，海外侨胞，五大洲的朋友来这儿观光，大都会喝上这里的泉水呢。真能‘流向远方’。”

谈论间，走出洞口，人们才打量老人搭在洞口的一个茶房。里面有炉灶、柴草和水壶、水桶。刚巧老汉来这里提热水了。他告诉我，他叫李庆福，是山下中山村的农民。近几年，随着佛教政策的落实和祖国旅游事业的发展，游客渐多，香火也兴旺。人们到半山腰都想乘个凉、喝点茶，于是他便办起了这个山腰茶棚。按他的话来说：“我也是找个差事，活动活动身子，让大伙行个方便，自己也图个吉利。”

多么朴实无华的话语！虽没有一句“不图钱”之类的漂亮话，但却使我看到了“海天佛国”里的公民的美好心灵。

凉棚里的人越集越多，不少外宾也来这里饮茶乘凉。为了让更多的人进来休息，我们让开座位辞别了这位可敬的老人。

这时老人准确地告诉我，这里是第九百二十级台阶，到山顶还有近一百级的路。最后的一百级，比开初的二百级还难爬。没上几步，腿就有些发软了。快到山顶时，迎面有一块巨石挡住去路。上面刻有“海天佛国”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笔锋刚健，雕刻也非常精细。细端详，才知是出自明朝抗倭民族英雄侯继高之手。真是字若其人。

原来这就是有名的“云扶石”。在巨石的另一旁，还有“云海”、“别有天地”等石刻。为什么叫云扶石呢？这里没有人回答人们的提问，只好继续往山上爬。到了山顶，突然一阵海风吹来，不大一会儿，晴天变成浓云密布，紧接着就哗哗地下起雨来。

雨来后，风小了。俯视上山时云雾环绕的山腰，白茫茫，灰蒙蒙，简直是云天雾海，汪洋一片。又过了一会儿，雨小了，天转亮

了,山间流动的雾中出现了点点青“帆”,时隐时现,出没其间。这就是情景交融的“云扶石”。这时,也只有这时,我们才真正领略了这三个字的含义,才亲眼看到了“华顶云涛”的风光。难怪古人写出这样的诗来赞美佛顶山呢:

洛迦遥对海门浮,万里烟波一望收。
绝壁列天分日本,长空秋月下琉球。
苍茫蜃气晴疑雨,淅沥寒声夏亦秋。
乘兴相寻往古迹,却忘却约渡头舟。

7

“国富民安,佛事兴”

佛顶山上有个慧济寺。它建于清朝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与善济寺、法雨寺并称“普陀三大寺”。慧济寺虽处山顶,但殿堂宏伟敞亮,寺宇壮观秀明,全寺有殿四座,宫七所,楼六幢及方丈室、库房、疗舍等,建筑面积达三千三百多平方米。尤其是它的布局,因山制宜,与一般寺宇相比别具一格。大雄宝殿、藏经楼与大悲阁都在一条直线上。

一进大门,有四大金刚威坐两旁。仔细打量,方知他们各自手中所持的物品非常奇怪:有位金刚抱一条龙,但龙头上却没有角;另一位金刚打一把伞,可伞没有顶盖;第三名金刚弹一把琴,而琴却没有弦;第四名金刚持一把宝剑,看不出什么破绽。讲解员笑着告诉大家:这就叫做龙无角,伞无顶,剑无鞘,琴无弦。为什么有这四无呢?或许佛学上有其缘由,然而我却百思不得其解。一位游客边走边说,四大金刚都算是神了,而这神像又是人雕塑的,是不是人给神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建造时有意造成这“疏忽”或“失误”,看灵验的神如何处置。结果却是无可奈何。看来还是神不如

人呀。

在观音菩萨的塑像前，我遇到两位来进香火的老人。在爬山的路上，虽然见到年纪大的游客、香客，但像这样拄着拐杖爬上佛顶山上的老人可实在罕见。

老太太叫鞠尽爱，今年 82 岁，老大爷是她的弟弟，今年 77 岁，家住上海静安寺，他们是专程来这里烧香敬神的。我很感动地同两位老人交谈起来。

“老人家，你们的身体真好啊！”

“还可以。”

“您拄着拐杖爬上这佛顶山要用多长时间？”

“两个多小时。”

“您的身体吃得消吗？”

“今天下午我们还要去游洛迦山呢！”

“您信佛教吗？”

“是的。”

“您的孩子们也信吗？”

“不。儿子在济南当讲师，他们都不信。”

“您是第一次来普陀吗？”

“是第四次了。”

“前三次在何时？”

“50 年代两次，1965 年第三次。”说到这里，她老人家用拐棍戳着地说，“‘文革’时期，想来也不敢来，要来也不能来呀！”

这时，她的弟弟讲了一句画龙点睛的话：

“国泰民安而佛事兴。”

他们是佛教教徒，自然把安定幸福的生活和强健的身体当作虔诚地信奉菩萨、佛教的结果。同时，把乱世之源也归结于对佛教、菩萨的亵渎或违抗。至于佛教与菩萨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反正

都是神，信奉者不必去考究。接着，两位老人又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他们的生活和经济情况。她这位大姐是退休工人，每月有60元以上的退休金，老家在常熟，9岁时开始干活，到18岁才离开故乡。如今在上海欢度晚年，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锻炼身体。“你说，这不是菩萨又显灵了吗？不然我们咋能活这么大年纪，而且身体这么结实！”

我想，一个老年人，政治上无忧虑，经济上有保障，生活上不犯愁，而且时常有余力游名胜，逛公园，呼吸新鲜空气，加上科学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怎能不长寿呢？在这种环境下，自然菩萨容易“显灵”。

“老人家，十年动乱时期，坏人当道，好人遭殃，内乱四起，菩萨何以不显灵呢？”连我也不知道怎么问了这样一个带有挑衅意味的问题。

没想到老大爷莞尔一笑，对姐姐说：“姐，大概菩萨打盹了吧！”三人相视一笑，各不作答。接着，便高高兴兴地分别了。望着两位老人的背影，我似乎在这虔诚的佛教徒身上发现了某些令人鼓舞的新意！若有所思，若有所失，若有所得。

“敬神也敬不起”

北方人把买东西缺钱叫“买不起”。有神论者请神，敬神，宗教徒信奉教义教规，按说用不着花什么钱，也没有个信得起信不起的问题。但是，游普陀，确有几位神宗教义的信徒在窃窃私语：“啊呀，照这样咱敬神也敬不起。”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敬神是要花钱的。而且不是买几炷香、烧几张纸，上一点供果之类，花不了几个钱，而是指要大笔大笔地花钱，似乎钱花得越多，心越“诚”，神也就愈会显灵应验。

普陀山除普济、法雨、慧济三大寺，还有十几所庵院。仅普济寺就有建筑面积一万一千四百多平方米。寺内殿、堂祠、楼数不胜数，素有“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之称。殿堂中供奉着观音菩萨和她的化身，或龙钟古佛，或年轻僧尼，或三头六臂，或威武神将。每个神位前都设有香炉、烛台。善男信女们见了自己信奉已久的神仙，往往倾囊而出，买香火供奉。主要殿堂入门处都有卖香烛的。这年月什么都涨价。蜡烛和香都卖了高价还自诩为“积阴德”。一位花白胡子拄着拐杖的老人，用颤巍巍的手从口袋里摸出两元钱，买了一把香和一支小蜡烛，烧在三头六臂的神位前。他诚惶诚恐地磕了个头，怅然若失地离开了大殿，口内还念念有词，听不清说的是上帝保佑还是阿弥陀佛。一对穿牛仔褲戴墨镜背照相机的青年男女，见此情景评论道“七老八十了，还‘穷信’”。

有“穷信”，大概就有“富信”。说话间来了一对穿着时髦的海外中年香客。掏出一大把外汇券买了十根八元钱一支的大红烛，漫不经心地插到烛台上，又抱来一捆香，东歪西斜地插到各香炉里。多数根本没有点燃。有几炷香掉在地上，他满不在乎地踩过去了。这时一位老翁小心翼翼地把碎香拾起，一段段地点燃，再恭恭敬敬地插到香炉里，侧身一看，原来还是那位出而复返的“穷信”老大爷。这时，不知他的拐杖扔到哪里去了呢！那两位“富信”中年人，既没磕头，也没祷告，只是微微地鞠了一躬，便起身到别的殿堂去了。这两位“富信”者与众不同的举动，吸引了一批少见世面乡下人的尾随。我数了一下，烧香拜佛者五人，而尾随观光者有百余人。这一比二十的比例到底能说明点什么，我不清楚，大概神明的菩萨知道人们的内心世界吧。又进入一个大殿，导游者说这是出家人念经做道场的地方。据说遇上天灾人祸，生老病死之类的事或其他不幸，只要请和尚做个道场念念经，敬敬神，就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原来我以为，师傅们既然是“修身养性”、“替天行

道”的行善者，大概只要你提出来，他就会尽义务的。或者即使收点经费，也不会太况外。其实不然，而且费用相当惊人。如有家里人去世，请五个和尚念经，祈祷死者入天堂，就要花300元。而且说“300元就能进天堂，何乐而不为！”至于进没进，大可不必去问。花了钱聊以自慰而已。反正没有出入证，也见不到收条。其他占卜吉凶或化凶为吉的人，也可以凑够5个人，每人出60元，请和尚念一次经。难怪虔诚的信奉者也发出了“敬神也敬不起”的哀怨。

过去讲“老和尚念经”。现在却多是小和尚念经。佛教也后继有人。来到普济寺，刚好碰上和尚们集体念经。出钱受洗礼的信奉者，一个个跪在和尚的背后，待念到一定时候，就磕头膜拜一阵。念的什么内容，也听不清楚。走到跟前，细看才知每个和尚面前摆一本经书。其中也有南郭先生。当别人的书翻过另一页好长时间，他的经书还如故，待人家又翻了一页，他才恍然大悟，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翻过去，再毫无表情地念起来。他们念的经书也不尽相同，版本、内容、页数大都不一样。总之，看来也有他固有的程序和规则。

被“洗礼”者都是上年岁的人，只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例外。她跪在最后面，磕头时也很不情愿。或许是因为害羞，或许是她本来就不信这个。每当磕头时，她总要比别人“慢半拍”。观察一会儿，发现这位姑娘旁边有一位老太太跪在那里监视她。每当磕头时，老人都要向她示意。终于，这位姑娘有些忍受不住了。她发现周围数百只眼睛都在看着她。没等念完经，她先站起来了。那位老太太，气急不已，想站起来制止，又怕神说她心不诚。终于熬到道场做完了，老人气呼呼地拉着姑娘走出大殿。刚出门，姑娘便扑哧一下笑出声来：“妈，我实在憋不住了，要不是提前站起来，在众人面前跪着一笑可就丢丑啦！”

“心不诚呀，心不诚呀，钱也白花啦！”

“活该，我不要您来非来不可，有钱没处花，烧得你。吃‘大锅饭’那会你咋不来?!”

这母女的对话，在我脑际回响。

